

奔跑的渔网

□ 虞燕

远看,沙滩被退潮的海水碾得平展、顺滑,实则上面布满小洞和细沙球,那是沙蟹的杰作。沙蟹是温海潮间带和潮上带生活的优势蟹类,喜欢穴居于沙滩较深的洞中,洞穴绝非直通到底,而是呈螺旋形,掘出的沙泥不断堆叠、凝结,最终在洞口垒起一座座微型沙塔。沙蟹很机灵,其洞穴往往有两个出口,内部横斜,称“对头洞”,你挖了这里,它跑到那里,不易捕。

人们发明了一种网,专门用来对付沙蟹,就叫沙蟹网。此网线细,网眼大,长近二十米,中间宽,两端渐窄,颇有橄榄之状,一端系十多米长的绳子或铅丝,供捕蟹人牵拉。操作比较简单,时机成熟时牵着网狂奔一段,使张开的网眼迅速紧闭,缠住蟹脚,沙蟹不得不束手就擒。这种捕捞方式称为牵沙蟹,是产量最高的捕沙蟹之法。

捕蟹者一般会准备两张沙蟹网,选择洞多、人少的无水涂地,展开网,平摊其上。换个位置,另一张网亦同样铺开。形如两只超大的酒坛子。沙蟹的眼睛是竖立的,具有三百六十度视野,见到人影会立即钻入洞内潜匿,故此,布好网后,捕蟹者得紧握系有绳子的一端,远远地蹲下躲藏,如礁石般岿然不动。耳朵则捕捉各种声响,风拂过沙滩声,隐隐的海浪声,最想听到的,是沙蟹们那细碎如密雨的窸窣爬行声,由远及近,由模糊至清晰。可谓守“网”待“蟹”,以静制动。

过了好一会,沙蟹感觉外头没什么动静,便从洞穴中探头探脑地爬出来,或觅食或撒欢。终于,捕蟹者等来了这个时刻,他牵着绳子,躬身猫腰奔跑,平铺的蟹网像一只巨蚌倏地合拢,网眼绊住了蟹腿,勒住了肢节。沙蟹们猝不及防,无不踉踉跄跄,站立不稳,惊慌间争相逃命,却被疾驰的蟹网一路拖着向前,在劫难逃。彼时的沙蟹网已从沉默的陷阱变成了贴地飞行的猛兽,它被绷得笔直的绳索死命拖曳着,以惊人的速度犁过沙滩。因剧烈搅动,细沙纷扬,不断扩大的尘雾将网团团围住,像掀起了一场小型风暴。

网被混乱的力量左右撕扯,其间挂满翻滚着的囚徒。捕蟹者停下脚步,网也随之顿止,然仍在继续扭动着,鼓胀着,似乎就要在某种不可知的张力之下迸裂。张牙舞爪的沙蟹被一只只解下,偶尔,网上会残留零星的蟹脚,像遗落在五线谱上的音符。收拾完这张网,几乎没有间隔,捕蟹者转头将其摊于另一处,再双膝跪地,如沙蟹般小心翼翼地爬过去,牵收另一张网里的战利品。如此,两张网往复摊铺,直至收工。

沙蟹网算得上网具中的异类,寻常渔具多在水域漂荡沉浮,它如同被套上轭头的耕牛,在特殊的沙滩田亩上开启一场又一场执拗的“奔跑”。这看似格格不入的“陆地奔袭”,正是沙蟹网身贴大地,向潮汐索要生计的独特姿态。



AI生成图



滩涂中辛勤的赶海人。

滩涂有影

□ 陆萍萍/文 周文学/摄

潮底寻味

久居都市,总以寻一缕山野清风为念想,想着冲出钢筋丛林,奔赴一场随性的自驾游。

这不,正是烈日灼灼的时候,我们驱车来到了慈溪十一塘。车轮缓缓碾过堤坝,隔窗观望滨海浅滩。车窗外掠过一个个黑影,瞬间勾起我的好奇。停车!推开车门驻足远眺。

小黑影像是在跟淤泥对话。他们个个都把头遮得严严实实,赤脚一步步在泥里挪动,双手一下下探进湿软的泥土里,每一次弯腰、每一步前行都带着专注的力道。滩涂上,映出一个个随着水波轻轻晃动的影子。

远处,海天相接处晕开一层浅蓝,滩涂边缘竹竿与绿色拦网勾勒出淡淡的轮廓。海风裹挟着咸腥水汽、湿润泥土气息,正午的燥热黏附着肌肤,混着汗水,酿成独属于海的味道。偶有白鹭掠水而过,为空旷静谧的滩涂平添几分灵动。

离堤岸最近的那个人头戴宽边紫色遮阳帽,背着白色塑料桶,身后拖拽着绿色浮瓶。半截裤腿浸在泥浆里,右手伸进淤泥深处,左手搁在左腿上,弓着身子缓缓挪动。不远处,一名条纹衫汉子裤管卷至膝盖,双腿沾满褐泥,双手不停在泥层摸索,起身时浑身裹挟潮湿海腥,身影被烈日罩着,倒映在粼粼滩水之上。辽阔滩涂上,零星人影散落其间,如同画布上朴素的笔触,渺小却自有韧劲。

一名头戴蓝色安全帽的大哥,用一根扁担挑着刚从滩涂里收获的海货。他的裤腿上裹着一层厚厚的湿泥,像在皮肤上抹了一层褐色泥膜。他正一步步从滩涂的泥泞里走向堤岸,我上前闲聊。“大哥,早上几点来的?”“今天退潮7点前后吧。”我好奇:“后面拖个浮瓶干什么用?”大哥顺手摘下满是泥浆的浮瓶,俯身重新将它放入滩涂浊水中,用水擦拭掉表层泥巴,拧开瓶盖,仰头呼呼喝了一大口。啊?他笑着挑担上了岸。

目送大哥远去,我再次面朝海滩伫立。

烈日炙烤着滩涂,海风裹着咸润气息。整片滩涂像一块被潮水反复熨平的大地毯,浅褐色的淤泥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水光,又在微风里漾开细碎的波纹。远远近近的人,软泥漫过脚踝,指尖深探淤泥,在浑浊的泥水中映出了黑白的倒影;远处的竹竿与拦网成了淡影,只有他们的剪影,在水光里晃着,像是不肯被潮水带走的坚持。

我撑着太阳伞,站在干燥的堤岸上,注视着这群弯腰贴向水面的滩涂“赶海人”。他们脚下的软泥裹着潮汐留下的余温,每一次俯身,都在与这片土地低语;他们的双手,从咸腥的泥层里,捞起细碎的生活。滩泥里一颗颗饱满的海瓜子、静卧滩涂的泥螺、横着奔跑的螃蟹,还有从泥洞里顽皮探出头的蛏子,皆是海涂最质朴的风物,也是渔家最踏实的收成。风裹着咸咸的海味吹来,脑海不由得浮现一桌原汁原味的渔家菜肴。滩涂上辛劳的身影,最终化作千家万户餐桌上鲜活的滋味。

大滴汗水顺着刘海滑过墨镜,我抬手摘下墨镜,默默向远方的剪影行了个注目礼。



挑着海货上岸来。